

晏子春秋類鈔卷一

政本

崇禮教

景公飲酒酣曰。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。請無爲禮。晏子蹴然改容曰。君之言過矣。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。力多足以勝其長。勇多足以弑其君。而禮不使也。禽獸以力爲政。強者犯弱。故曰易主。今君去禮。則是禽獸也。羣臣以力爲政。強者犯弱。而曰易主。君將安立矣。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。以有禮也。故詩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禮不可無也。公涵而不聽。少間公出。晏子不起。公入不起。交舉則先飲。公怒色變。抑手疾視曰。嚮者夫子之教寡人。無禮之不

可也。寡人出入不起。交舉則先飲。禮邪。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。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。臣以致無禮之實也。君若欲無禮。此是已。公曰。若是孤之罪也。夫子就席。寡人聞命矣。觴三行。遂罷酒。蓋是後也。飭法修禮。以治國政。而百姓肅也。卷一 第二

景公泰。呂成謂晏子曰。吾欲與夫子燕。對曰。未祀先君而以燕。非禮也。公曰。何以禮爲。對曰。夫禮者。民之紀。紀亂則民失。亂紀失民。危道也。公曰。善。乃以祀焉。卷二 第十二

景公登射。晏子修禮而侍。公曰。選射之禮。寡人厭之矣。吾欲得天。下勇士。與之圖國。晏子對曰。君子無禮。是庶人也。庶人無禮。是禽獸也。夫勇多則弑其君。力多則殺其長。然而不敢者。維禮之故也。

禮者所以御民也。轡者所以御馬也。無禮而能治國家者。嬰未之聞也。景公曰善。迺飭射更席。以爲上客。終日問禮。

卷二
第二十五

景公飲酒數日而樂。釋衣冠。自鼓缶。謂左右曰。仁人亦樂是夫。梁邱據曰。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。夫奚獨不樂此也。公曰。趣駕迎晏子。晏子朝服以至。受觴再拜。公曰。寡人甚樂此樂。欲與夫子共之。請去禮。晏子對曰。君之言過矣。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。嬰恐君之不欲也。今齊國五尺之童子。力皆過嬰。又能勝君。然而不敢亂者。畏禮也。上若無禮。無以使其下。下若無禮。無以事其上。夫麋鹿維無禮。故父子同麇。人之所貴於禽獸者。以有禮也。嬰聞之。人君無禮。無以臨其邦。大夫無禮。官吏不恭。父子無禮。其家必凶。兄弟無

禮不能久同。詩曰：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故禮不可去也。公曰：寡人不敏，無良左右，淫盪寡人，以至於此，請殺之。晏子曰：左右何罪？君若無禮，則好禮者去；無禮者至，君若好禮，則有禮者至，無禮者去。公曰：善。請易衣革冠，更受命。晏子避走，立乎門外。公令人糞酒，改席，召衣冠以迎晏子。晏子入門，三讓升階，用三獻焉。噉酒嘗膳，再拜告饜而出。公下拜送之門，反命撤酒去樂。曰：吾以彰晏子之教也。

卷七
第一

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，望見齊國，問晏子曰：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？晏子對曰：非賤臣之所敢議也。公曰：胡必然也？得者無失，則虞夏常存矣。晏子對曰：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，智也。先言而後

當者惠也。夫智與惠。君子之事。臣奚足以知之乎。雖然。臣請陳其爲政。君強臣弱。政之本也。君唱臣和。教之隆也。刑罰在君。民之紀也。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於國。而利取分寡。公室兼之。國權專之。君臣易施。能無衰乎。嬰聞之。臣富生亡。由是觀之。其無宇之後。無幾。齊國田氏之國也。嬰老不能待公之事。公若卽世。政不在公室。公曰。然則奈何。晏子對曰。維禮可以已之。其在禮也。家施不及國。民不懈。貨不移。工賈不變。士不濫。官不諂。大夫不取公利。公曰。善。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。對曰。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。與天地並立。君令臣忠。父慈子孝。兄愛弟敬。夫和妻柔。姑慈婦聽。禮之經也。君令而不違。臣忠而不二。父慈而教。子孝而箴。兄愛而友。弟敬而順。

夫和而義。妻柔而貞。姑慈而從。婦聽而婉。禮之質也。公曰善哉。寡人乃今知禮之尚也。晏子對曰。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。以爲其民。是故尚之。卷十七 第十五

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。曰婢妾。東郭之野人也。願得入身。比數於下陳焉。晏子曰。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。古之爲政者。士農工商異居。男女有別而不通。故士無邪行。女無淫事。今僕託國主民。而女欲奔僕。僕必見色而行無廉也。遂不見。卷十八 第十一

戢兵戎

莊公奮乎勇力。不顧於行義。勇力之士。無忌於國。貴戚不薦善。逼邇不引過。故晏子見公。公曰。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界乎。晏

子對曰。嬰聞之。輕死以行禮。謂之勇。誅暴不避強。謂之力。故勇力之立也。以行其禮義也。湯武用兵而不爲逆。並國而不爲貪。仁義之理也。誅暴不避強。替罪不避衆。勇力之行也。古之爲勇力者。行禮義也。今上無仁義之理。下無替罪誅暴之行。而徒以勇力立於世。則諸侯行之以國危。匹夫行之以家殘。昔夏之衰也。有推侈大戲。殷之衰也。有費仲惡來。足走千里。手裂兕虎。任之以力。凌轢天下。威戮無罪。崇尚勇力。不顧義理。是以桀紂以滅。殷夏以衰。今公自奮乎勇力。不顧乎行義。勇力之士。無忌於國。身立威強。行本淫暴。貴戚不薦善。逼邇不引過。反聖王之德。而循滅君之行。用此存者。嬰未聞有也。

卷一

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。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。晏子過而趨。三子者不起。晏子入見公曰。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。上有君臣之義。下有長率之倫。內可以禁暴。外可以威敵。上利其功。下服其勇。故尊其位。重其祿。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。上無君臣之義。下無長率之倫。內不以禁暴。外不可威敵。此危國之器也。不若去之。公曰。三子者搏之。恐不得。刺之。恐不中也。晏子曰。此皆力攻勁敵之人也。無長幼之禮。因請公使人少餽之。二桃曰。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。公孫接仰天而歎曰。晏子智人也。夫使公之計吾功者。不受桃。是無勇也。士衆而桃寡。何不計功而食桃矣。接一搏。狃而再搏。乳虎若接之功。可以食桃。而無與人同矣。援桃而起。田開疆曰。吾仗

兵而卻三軍者再。若開疆之功。亦可以食桃。而無與人同矣。援桃而起。古冶子曰。吾嘗從君濟於河。龍銜左驂。以入砥柱之流。當是時也。冶少不能游。潛行逆流百步。順流九里。得龍而殺之。左操驂尾。右挈龍頭。鶴躍而出。津人皆曰。河伯也。若冶視之。則大龍之首。若冶之功。亦可以食桃。而無與人同矣。二子何不反桃。抽劍而起。公孫接田開疆曰。吾勇不子若。功不子逮。取桃不讓。是貪也。然而不死無勇也。皆反其桃。挈領而死。古冶子曰。二子死之。治獨生之。不仁。恥人以言。而夸其聲。不義。恨乎所行。不死無勇。雖然。二子同桃而節。治專其桃而宜。亦反其桃。挈領而死。使者復曰。已死矣。殮之以服。葬之以士禮焉。

卷二
第二十四

莊公將伐晉。問於晏子。晏子對曰。不可。君得合而欲多。養欲而意
驕。得合而欲多者。危。養欲而意驕者。困。今君任勇力之士。以伐明
主。若不濟。國之福也。不德而有功。憂必及君。公作色不悅。晏子辭
不爲臣。退而窮處。堂下生蓼藿。門外生荆棘。莊公終任勇力之士。
西伐晉。取朝歌。及太行。孟門。茲於兌。期而民散。身滅於崔氏。崔氏
之亂。逐羣公子。及慶氏亡。卷三
景公舉兵將伐魯。問於晏子。晏子對曰。不可。魯公好義。而民戴之。
好義者安。見戴者和。伯禽之治存焉。故不可攻。攻義者不祥。危安
者必困。且嬰聞之。德足以安其國。政足以和其民。國安民和。然後
可以舉兵而征暴。今君好勇而僻。德無以安國。厚藉斂。急使令。無

以和民。德無以安之則危。政無以和之則亂。未免乎危亂之理。而欲伐安和之國。不可。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。然後伐之。則義厚而利多。義厚則敵寡。利多則民歡。公曰善。遂不果伐魯。

卷三
第三

尊民權

景公游於麥邱。問其封人曰。年幾何矣。對曰。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公曰。壽哉。子其祝我。封人曰。使君之年長於胡。宜國家。公曰。善哉。子其復之。曰。使君之嗣。壽皆若鄙臣之年。公曰。善哉。子其復之。封人曰。使君無得罪於民。公曰。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。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。晏子諫曰。君過矣。彼疎者有罪。戚者治之。賤者有罪。貴者治之。君得罪於民。誰將治之。敢問桀紂。君誅乎。民誅乎。公曰。

寡人固也。於是賜封人麥邱爲邑。

卷十一
第十三

景公問晏子曰。謀必得。事必成。有術乎。晏子對曰。有。公曰。其術何如。晏子曰。謀度於義者必得。事因於民者必成。公曰。奚謂也。對曰。其謀也。左右無所繫。上下無所靡。其聲不悖。其實不逆。謀於上不違天。謀於下不違民。以此謀者必得矣。事大則利厚。事小則利薄。稱事之大小。權利之輕重。國有義勞。民有如利。以此舉事者必成矣。夫逃人而謨。雖成不安。傲民舉事。雖成不榮。故臣聞義謀之法。以民事之本也。故及義而謀。信民而動。未聞不存者也。昔三代之興也。謀必度其義。事必因於民。及其衰也。建謀不及義。興事傷民。故度義因民。謀事之術也。公曰。寡人不敏。聞善不行。其危如何。對

曰。上君全善。其次出入焉。其次結邪而羞問。全善之君能制。生入之君時問。雖日危。尙可以沒身。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。今君雖危。尙可沒其身也。卷三 第十二

叔向問晏子曰。世亂不遵道。上辟不用義。正行則民遺。曲行則道廢。正行而遺民乎。與持民而遺道乎。此二者之於行何如。晏子對曰。嬰聞之。卑而不失尊。曲而不失正者。以民爲本也。苟持民矣。安有遺道。苟遺民矣。安有正行焉。卷四 第二十一

叔向問晏子曰。意孰爲高。行孰爲厚。對曰。意莫高於愛民。行莫厚於樂民。又問曰。意孰爲下。行孰爲賤。對曰。意莫下於刻民。行莫賤於害身也。卷四 第二十二

恤民困

齊大旱。逾時。景公召羣臣問曰。天不雨久矣。民且有飢色。吾使人卜云。崇在高山廣水。寡人欲少賦斂。以祠靈山可乎。羣臣莫對。晏子進曰。不可。祠此無益也。夫靈山固以石爲身。以草木爲髮。天久不雨。髮將焦。身將熱。彼獨不欲雨乎。祠之無益。公曰。不然。吾欲祠河伯可乎。晏子曰。不可。河伯以水爲國。以魚鼈爲民。天久不雨。泉將下。百川竭。國將亡。民將滅矣。彼獨不欲雨乎。祠之何益。景公曰。今爲之奈何。晏子曰。君誠避宮殿。暴露。與靈山河伯共憂。其幸而雨乎。於是景公出野居。暴露三日。天果大雨。民盡得種蒔。景公曰。善哉。晏子之言。可無用乎。其維有德。

景公出游於寒塗。睹死齒。默然不問。晏子諫曰。昔吾先君桓公出游。睹飢者與之食。睹病者與之財。使令不勞力。藉斂不費民。先君將游。百姓皆說曰。君當幸游吾鄉乎。今君游於寒塗。據四十里之氓。殫財不足以奉斂。盡力不能周役民。氓飢寒凍餒。死齒相望。而君不問。失君道矣。財屈力竭。下無以親上。驕泰奢侈。上無以親下。上下交離。君臣無親。此三代之所以衰也。今君行之。嬰懼公族之危。以爲異姓之福也。公曰。然。爲上而忘下。厚藉斂而忘民。吾罪大矣。於是斂死齒。發粟於民。據四十里之民。不服政。其年公三月不出游。

卷一
第十九

景公之時。雨雪三日而不霽。公被狐白之裘。坐堂側陛。晏子入見。

立有間。公曰：怪哉！雨雪三日而天不寒。晏子對曰：天不寒乎？公笑。晏子曰：嬰聞古之賢君，飽而知人之飢，溫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勞。今君不知也。公曰：善。寡人聞命矣。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，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，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，循國計數，無言其名。士既事者兼月，疾者兼歲。孔子聞之曰：晏子能明其所欲，景公能行其所善也。

卷一
第二十一

晏子使於魯。比其返也，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。歲寒不已，凍餒之者鄉有焉。國人望晏子，晏子至，已復事。公延坐，飲酒樂。晏子曰：君若賜臣，臣請歌之。歌曰：庶民之言曰，凍水洗我若之何。太上靡散我若之何。歌終，喟然歎而流涕。公就止之曰：夫子曷爲至此。殆

爲大臺之役夫。寡人將速罷之。晏子再拜。出而不言。遂如大臺。執朴鞭其不務者曰。吾細人也。皆有蓋廬。以避燥溼。君爲一臺。而不速成。何爲。國人皆曰。晏子助天爲虐。晏子歸。未至。而君出令趣罷役。車馳而人趨。仲尼聞之。喟然歎曰。古之善爲人臣者。聲名歸之君。禍災歸之身。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。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。是以雖事惰君。能使垂衣裳。朝諸侯。不敢伐其功。當此道者。其晏子是耶。

卷二
第五

景公爲長庠。將欲美之。有風雨作。君與晏子入座飲酒。致堂上之樂。酒酣。晏子作歌曰。穗乎不得穫。秋風至兮殫零落。風雨之拂殺也。太上之靡弊也。歌終。顧而流涕。張躬而舞。公就晏子而止之。曰。